

漢藏語的語言共性及其形成機制

黃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

提要

本文擬根據近年來大陸學者較新的漢藏語研究成果，重新審視漢藏語的共性特徵。認為即使諸漢藏語言之間有大量的借貸辭彙，但是各語族語言間存在基於發生學關係的同源詞仍然是無可置疑的，並且漢藏語的發生學關係還應從傳統的漢語、藏緬語、侗台語、苗瑤語擴大到可能涵蓋南島語和南亞語的華澳語系（Chinese-Austro）範圍。在發生學關係之外，語言普遍性和語言接觸所形成的區域性現象也是促成漢藏語上述結構共性的的重要機制。某種意義上漢藏語毋寧說是一個表現為區域性共性，而非發生學共性的語言共同體。

關鍵詞

漢藏語，語言共性，語言區域特徵

傳統意義上的漢藏語系包括漢語、藏緬語、侗台語和苗瑤語四個語族。漢藏語是歷史來源和結構類型都異常複雜的語言群體，雖然漢語的語言學研究已經非常充分，但是一些漢語獨特的語言現象同時也是整個語系特有的現象，因此或許可從語系跨語族的角度重新審視漢藏語的共性特點。本文即擬從語言的發生學關係、語言的普遍性現象和語言的接觸變異等不同視角觀察漢藏語系共有的語言現象及其可能的形成和演變機制。

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2016·45-60

©201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2016, 45-60

©2016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 漢藏語系的共有特點

李方桂先生在《中國的語言和方言》（《中國年鑒》1937年）中提出（詞的）單音節趨向，形成聲調系統的趨向，濁音聲母的清化和有許多共同的辭彙等漢藏語的共同特徵。馬學良先生主編的《漢藏語概論》（2003年）將漢藏語的主要特點概括為：語音上每個音節有固定的聲調，許多語言的母音分長短，韻尾比較豐富，許多語言的聲母有清濁對立，部分語言還保留複輔音聲母；語法上以詞序和虛詞為表達語法意義的重要手段，有量詞，有豐富的重疊詞；辭彙主要由單音節的單純詞和多音節的複合片語成，還有四音格的聯綿詞。

根據二位先生的概括以及具體語言的描寫性研究成果，和印歐語系、阿勒泰語系等相比，我們大致可以將漢藏語系的結構特點總結為：

1.1. 語音方面的特點

（1）詞的單音節性及聲韻調的音節結構，（2）濁音聲母普遍清化，（3）複輔音簡化，（4）塞擦音比較豐富，（5）普遍有清音送氣與否的區別，（6）輔音韻尾比較一致，（7）韻母有長短母音或鬆緊元音的對立，（8）普遍有區別作用的聲調。

1.2. 語法方面的特點

（1）主要靠虛詞表達語法意義，（2）名詞經常與量詞結合，（3）各種詞類多可以重疊，（4）語序類型在不同語族內部有一致性和蘊含性。

1.3. 辭彙方面的特點

（1）語言之間，特別是語族內部有較多的同源詞，（2）雙音節複合詞較多，詞根複合是一種常用的構詞方式，（3）普遍有連綿詞和所謂四音格詞。

限於篇幅，僅以上述漢藏語若干語音、語法、辭彙特徵的分佈與形成機制做簡要說明。

2. 語音特點

2.1. 塞擦音

漢藏語中塞擦音比較豐富是語系一個特殊的語音特徵，一種語言通常有3～4套塞擦音，最多的可有6套。因此學界傾向於塞擦音是一種後起的輔音現象。漢藏語的塞擦音主要來源於塞音、擦音和複輔音的演變。具體來說，早期漢藏語

的塞擦音可能來自塞音與高元音以及帶某種韻尾的韻母相拼演變為塞擦音，較晚的塞擦音基本來自塞音和異部位擦音構成的複輔音的簡化（孫宏開 2001）。

現代語言塞擦音對應於早期複輔音在各語族中都常見。

例如彝緬語：古藏文 *phra 細 > 彝語 tshɛ³³、傣僳語 tshɿ⁴⁴、納西語 tshu³¹、載瓦語 tsai⁵⁵；古藏文 *fibras 米 > 彝語 tso³³、傣僳語 dza³³、哈尼語 tʃhe⁵⁵、納西語 tʃhɹu³³、載瓦語 tʃhin⁵¹、浪速語 tʃhiŋ³¹；古藏文 *fibras 米 > 彝語 tso³³、傣僳語 dza³³、哈尼語 tʃhe⁵⁵、納西語 tʃhɹu³³、載瓦語 tʃhin⁵¹、浪速語 tʃhiŋ³¹；古藏文 *fikhru²¹ 洗 > 彝語 tshi²¹、傣僳語 tshɿ³¹、哈尼語 tsɿ³¹、納西語 tʃhɹɿ³³、載瓦語 tʃhi²¹、浪速語 tʃhik⁵⁵（徐世璿 1995）。

苗瑤語：*pr- 五 > 高坡苗 pla¹、先進苗 tʃi¹、黔東苗 tsa¹，*phr- 吹 > 高坡苗 phlu¹、先進苗 tʃhua¹、黔東苗 tsho¹；*mpr- 綠 > 高坡苗 mplu¹、先進苗 ŋtua¹、石門苗 ntsa¹；*mbr- 扇 > 高坡苗 mpla⁸、先進苗 ntsua⁸、石門苗 ndza⁸；*gj- 九 > 先進苗 tɕua²、石門苗 dza²（張琨 1976）。

侗台語：*skɿjak 喜鵲 > 傣、拉珈 tsak⁹；*xkɿjen 胳膊 > tɕen¹ 布依、chin¹ 仫佬（張均如 1983）。而侗台語塞擦音多來源於擦音，例如 *ɕuut 淡 > 傣拉 tsut⁹、柳江壯 tsit⁷；*ziu > 黃牛 邕寧壯 tsi²、柳江壯 tsu²。苗瑤語也有些來自擦音，如 *ɕ- 年 > 湘西苗 ɕoŋ⁵、先進苗 ɕau⁵、黔東苗 tɕu⁵、石門苗 tsen⁵；*z- 七 > 黔東苗 ɕoŋ⁶、先進苗 ɕaŋ⁵、湘西苗 tɕoŋ⁶、青岩苗 tsan⁶；*s- 蓑衣 > 先進苗 si¹、黔東苗 sho¹、高坡苗 tshi¹；*sr- 熟 > 先進苗 ʃa³、黔東苗 ɕho³、高坡苗 tshɛ³。

但是侗台語的塞擦音相對比較少，甚至有些方言沒有塞擦音。如 *skɿjak 喜鵲 > 武鳴壯 ɕak⁹、臨高 siak⁷；*xkɿjen 胳膊 > 武鳴壯 ke:n¹、龍州壯 khe:n¹、傣 xen¹；*ɕuut 淡 > 武鳴壯 ɕit⁷、莫語 sit⁷；*ziu > 黃牛武鳴壯 ɕu²、布依 ɕie²。甚至塞擦音漢語借詞仍讀擦音或塞音，如“七” > 侗 sət⁷、仫佬 that⁷；“寸” > 侗 sən⁵、仫佬 thən⁵；“秋” > 侗 su¹、仫佬 thəu¹；“千” > 侗 sin¹、仫佬 thjen¹（張均如 1983）。

漢藏語塞擦音演變歷程的早晚大致為：藏緬語 > 漢語 > 苗瑤語 > 侗台語。苗瑤語塞擦音的演變過程與侗台語是一致的，只不過完成得更徹底一些，並對漢語塞擦音產生的認識有啟發作用。

2.2. 送氣音

清輔音送氣與否在漢藏語中多有音位學意義，但是在其他語系語言中更多是用清濁而非送氣與否作為區別特徵。這一輔音特徵比較古老，因此在各語族語言

的共時描寫和歷時構擬中都有清輔音送氣的聲母。但是根據侗台語送氣音的對應規律，可以概括濁音清化、前置清擦音、-r/-l 介音等複雜聲母的簡化是產生清送氣音的語音條件（梁敏、張均如 1993，梁敏 2007）。這種音變條件或許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濁音清化→送氣音：*bfh 雄性 > 泰語、版納傣、龍州壯 phu³、武鳴壯 pau⁴；*dfh 淹 > 泰語 thuəm³、版納傣 thom³、龍州壯 thu:m³、武鳴壯 tum⁴；*gfh 坑 > 泰語 khum¹、龍州壯 khum¹、武鳴壯 kum²。

前置清擦音→送氣音：*xp 辣 > 泰語 phet⁷、版納傣 phet⁷、龍州壯 phet⁷；*xpl 芋頭 > 泰語 phuək⁹、版納傣 phək⁹、龍州壯 phək⁹、武鳴壯 pliək⁹。

-r/-l 介音→送氣音：*pr 曬 > 龍州壯 phjak⁷、邕寧壯 tha:k¹⁰、布依 ta⁵；*tl 滿 > 邕寧壯 thim¹、版納傣 tim¹；*gr 呻吟 > 泰 khra:ŋ²、武鳴壯 ka:ŋ²。

早期漢語是否有輔音送氣與否對立已無從考察，但是可以推斷早期藏語清聲母送氣與不送氣不是對立分佈的音位，證據是古代藏文文獻《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中用詞送氣與不送氣拼寫可以自由替換而不區別意義（車謙 1981）。

p ~ ph : po brang ~ pho brang 宮殿；t ~ th : mal tro ~ mal thro 墨竹；ts ~ tsh : tsal ~ tshal 林園；c ~ ch : gcig ~ gchig ；k ~ kh : kyi ~ khyi 狗。

綜上漢藏語塞清送氣音產生的早晚大致為：漢語 > 藏緬語 > 苗瑤語 > 侗台語。

2.3. 輔音韻尾

由於漢藏語聲韻調的音節結構所限，處於音節尾的輔音通常只有 -m、-n、-ŋ、-p、-t、-k 等鼻音和塞音的陽聲韻和入聲韻。這與其他語言音節尾輔音可以無序分佈也有較大區別。漢藏語的輔音韻尾可以從繁到簡分為三種類型。

複雜型韻尾可以嘉戎語為例（格勒 1985）。

	-b	-d	-g	-m	-n	-ŋ	-r	-l	-s	-bs	……
	切	八	六	狗熊	藥	心	飛	鈴	香	方法	
古藏文	gtub	brqjad	drug	dom	sman	sniŋ	fiphur	dril	spos	thabs	
嘉戎語	ɣtəp	wurjet	kətʂok	dom	smon	snoŋ	nphər	dzəl	spos	thap	

漢語和侗台語、苗瑤語屬帶 -m、-n、-ŋ、-p、-t、-k 的標準韻尾型語言。

而彝緬語則輔音韻尾大量簡化乃至消失。

	-d	-g	-m	-n	-ŋ	-l	-r	-gs	-s	……
	有	砌	油	騎	冷	找	擰	鐵	米	
藏文	jod	rtsig	snum	zon	graŋ	htshol	btsir	ltɕags	fibras	
彝語	ɖo ³³	tɕa ³³	tʂhɿ ³³	ɖɿ ³³	ɖɛ ³³	ʂu ²¹	ʂɿ ⁵⁵	ʂu ³³	tso ³³	
納西語	ɖu ³³	tse ⁵⁵	—	dza ³¹	tɕhi ⁵⁵	ʂu ³¹	ʂaɿ ⁵⁵	ʂu ³¹	tʂhua ³³	
載瓦語	vo ⁵⁵	tsaŋ ⁵¹	tshu ⁵¹	tʃi ²¹	kjoʔ ²¹	xo ⁵¹	tʃup ⁵⁵	ʃam ⁵¹	tʃhin ⁵¹	
浪速語	ɣo ⁵⁵	tsɔ̃ ³¹	tshau ³¹	tʃu ³⁵	kjoʔ ³¹	xɔ ³¹	tʃap ⁵⁵	ʃɛ̃ ³¹	tʃhin ³¹	

據此可以認為漢藏語的輔音韻尾不具有發生學的聯繫，而主要是多音節詞單音化的結果。根據輔音韻尾的分佈與去存狀況，可以推測輔音韻尾是多音節詞單音化的結果，即因後續音節元音的脫落致使其輔音附著於前音節末成為韻尾。並且根據音節的響度原則，響度高的 -b、-d、-g、-m、-n、-ŋ、-r、-l 輔音優選接前音節元音成為韻尾，響度低的清輔音則在韻尾位置遭淘汰；又因濁音清化的標記性規則，初始之濁音韻尾 -b、-d、-g 清化為 -p、-t、-k；而 -l、-r 類韻尾常變為 -j、-n 等（潘悟雲 2007a）。同時輔音韻尾的消失亦為漢藏語聲調產生的重要條件（Haudricourt、馮蒸，馮蒸 1984）。現行漢藏語韻尾的類型學差異是語族內部語支分類是依據之一，並且韻尾的繁簡與其所接觸語言的韻尾狀況密切相關，如苗瑤語中缺少輔音韻尾的苗語和所接觸彝語、有兩套韻尾（-n/ -t、-ŋ/ -k）的侗語和所接觸客家話、有三套韻尾（-m/ -p、-n/ -t、-ŋ/ -k）的瑤語和所接觸壯語及粵語的韻尾狀況分別對應。

2.4. 聲調

聲調是漢藏語區別於其他語系語言的主要語音特徵，但是不同語族聲調的形成機制和分佈類型既有共性又有差異。一般來說漢語、侗台語和苗瑤語屬於聲調來源於輔音尾脫落、濁聲母清化而形成的四聲八調類型；藏緬語保留聲母清濁和複輔音的方言一般未產生聲調，聲母清濁對立消失、複輔音單音化和韻尾的脫落或變化是藏緬語產生聲調調類和調型的主要條件。

漢語、侗台語、苗瑤語之間四聲八調的整齊對應曾被認為是漢藏語同源的主要證據，但是由於漢語和藏緬語，侗台語和黎語支、仡央語支語言要比漢語和侗台語、苗瑤語之間的發生學關係確鑿得多，而漢語和藏緬語，侗台語和黎語支、仡央語支語言的聲調並不嚴格對應，甚至完全不對應，所以聲調對應不能作為漢語和侗台語、苗瑤語有同源關係的證據。侗台語、苗瑤語的聲調應該是受漢語影響而產生的。具體過程卻是因借入大量有聲調的漢語借詞以後，聲調逐漸從借詞擴散到原本沒有聲調的母語詞中（黃行 2008）。

3. 語法特點

3.1. 結構助詞

作為定語標記的結構助詞一般加在有標記定語上，現代漢語的結構助詞“的”就是一種定語標記。現代漢語做定語標記的結構助詞“的”主要分佈於三種有標記格式：1、修飾語為動詞性成分；2、修飾語為量化的形容詞短語；3、修飾語為領有者，中心語為除親屬稱謂或者人的肢體以外的名詞（石毓智、李訥 1998）。

漢藏民族語言的定語也符合有標記定語加標記（結構助詞或其他形式），無標記定語用零形態的普遍規則。

形容詞做定語：各種漢藏語正常語序形容詞做定語不需加標記，形容詞一名詞語序或形容詞的生動形式是有標記定語需要加結構助詞。

動詞做定語：動詞和名詞的直接結構關係是述語和賓語，因此藏緬語動詞修飾名詞屬有標記定語，一般需要加標記（結構助詞或動詞名詞化形態）；侗台語、苗瑤語屬定語後置型語言，動詞修飾名詞的定中結構和動詞支配名詞的述賓結構語序不同，如傣語： $nuŋ^3$ 蒸 xau^3 飯（述賓結構“蒸飯”） \sim xau^3 飯 $nuŋ^3$ 蒸（定中結構“蒸的飯”）。

人稱代詞做定語：藏緬語人稱代詞通常有格的形態變化，一般修飾親屬詞無標記，修飾非親屬詞加結構助詞；侗台語、苗瑤語人稱代詞沒有格的變化，一般也是修飾親屬詞無標記，修飾非親屬詞需加結構助詞。

有學者認為“定一的一中”與“數一量一名”結構有平行和類推的關係（石毓智、李訥 1998）。諸古今漢藏民族語言以“名一數一量”或“名一量一數”為優勢語序，因此因不具平行和類推關係而不可能普遍使用由結構助詞構成的“定一的一名”結構。

“定一的一中”與“數一量一名”結構有平行和類推關係的一個間接證明是，有些語言或方言的“的”字結構本身就是由量詞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例如傣語： $?an^1$ 個 ni^{18} 這（這個）、 $?an^1$ 個 $deŋ^1$ 紅（紅的）、 $?an^1$ 個 puk^9 種（種的）、 man^2 他 $?an^1$ 個 va^6 說（他所說的）；福建長汀客家話：紅個（紅的）、嚎個（哭的）、唱喲個（作揖的）、去趕圩個（去趕集的）（羅美珍 2007）。

因此漢藏語作為定語標記的結構助詞不具有共同的發生學關係，不同語族受漢語影響產生結構助詞的順序為：苗瑤語 > 侗台語 > 藏緬語。

3.2. 體貌助詞

SOV 型藏緬語的動詞、形容詞的體貌助詞也較 SVO 型侗台語、苗瑤語發達。分析型語言的體貌助詞來自動詞語法化，甚至直接或間接借自漢語。如水語：man¹ 他 thau⁵ 到 ta⁶ 過；黎語：hou¹ 我 lai³ 見 dua³ 過，其中表“過”體貌義的 ta⁶ 和 dua³ 均借自漢語的“渡”。來自動詞語法化的體貌助詞多無同源關係。

而更古老的漢藏語粘著形態成分或屈折形態的分析化可能具有歷時聯繫，其中最明顯的是表完成體的動詞尾碼 -s (黃布凡 1997)。例如：

語言	古藏文	景頗	羌	史興	基諾	拉祜	納西	卻域	倉洛
完成體	-s	să3ŋai ³³	ku ⁵⁵ sa ³¹	sɿ ³³⁻⁵⁵	sɔ ³⁵	se ^{2u}	se ³¹ ~siə ³³	-si ³¹	ɕi

並且 -s 表完成體是藏緬語和漢語共同的動詞形態。例如在古漢語中部分去聲 (來自 -s 韻尾) 或附加 -s 尾碼是上古漢語完成體構成的標記，最普遍的表現是非去聲 (非 -s 韻尾) 的動詞變去聲 (-s 韻尾) 的名詞、形容詞、副詞，即這些名詞、形容詞、副詞語義上是相關動詞完成的結果。例如 (金理新 2005)：

動詞 > 名詞：處 *g-tha-fi > 處 *g-tha-s，坐 *djor-fi > 座 *djor-s，立 **greb > *reb > 位 *b-greb-s；

動詞 > 形容詞：成 *g-dij > 盛 *g-dij-s，知 *r-ti > 智 *rti-s，居 *d-ka > 倨 *d-ka-s；

動詞 > 副詞：重 *r-don > 重 *r-don-s，俱 *d-ko > 具 *d-go-s，共 *d-koŋ > 共 *d-goŋ-s。

3.3. 量詞

量詞是漢藏語特有的詞類，量詞都是從名詞虛化而來，分析型語言比綜合性語言發達。量詞除具有對名詞進行計數、摹狀和分類的作用外，還可進一步語法化出現替代名詞、定指名詞和作名詞詞頭的功能，這些功能的分佈差異可以作為量詞發育程度及類型分類的指標。但是漢藏語的量詞是一種區域共性現象，無論是詞源對應還是系統對應，都沒有發生學比較的意義，而只能做類型學的比較 (洪波 2012)。

量詞的替代、定指和作詞頭的功能一般只見於侗台語和苗瑤語，藏緬語僅白語的量詞有定指用法。

量詞替代名詞的功能：如壯語 ki^3 個 $\theta a:\eta^1$ 高 = 高的東西， $sa:m^1$ 三 tu^2 只 = 三隻動物；苗語 te^{11} 只 zu^{44} 小 = 小的動物， le^{33} 個 ζo^{253} 紅 = 紅的非生物。

量詞的指示功能：如壯語 $?an^1$ 個 $ka:\eta^1$ 缸 = 這個缸，傣語 to^1 只 dam^1 黑 = 黑的那只，苗語 le^{33} 個 ti^{44} 碗 = 這個碗，布努語 $lu\eta^1$ 個 $ntfu^7$ 掉 = 掉下來的那個，白語 tsu^{31} 樹 $tsur^{31}$ 棵 = 這／那棵樹、 $khua^{44}$ 狗 tu^{21} 只 = 這／那只狗、 o^{21} 個 ua^{35} 娃娃 tu^{21} 個 = 這／那個娃娃。

量詞的構詞功能：如壯語 to^1 個 sat^7 草莓 = 草莓，苗語如 te^{33} 個 nen^{11} 舅 = 舅父，但苗語名詞的構詞更多使用特定的、另從名詞虛化的詞頭，如苗語如 $ki^{35}yu^{44}$ “好的方面”、 $ki^{35}ten^{55}$ “前面” 中的詞頭是從名詞 ki^{35} “路” 虛化而來。

最早出現量詞的語言可能是侗台語，漢語和台語中與量詞有關的結構模式都先起於台語，後起於漢語，理由是台語的量詞功能要多於漢語和南方漢語方言保存台語的量詞底層（游汝傑 1982）。

但是侗台語量詞產生的絕對年代也較晚，語族內部同源量詞的比例要比其他實詞少得多。如較早和侗台語分離的臨高語只有 16~18% 的量詞與台語和侗水語同源，更早分離出去的黎語和同語族語言同源的量詞更少，因此臨高語和黎語秦以前從大陸分離時，侗台語的量詞還沒有產生（梁敏、張均如 1996）。同時從壯語量詞產生的時代背景、壯語量詞的借用規律、壯語量詞的發展歷程和壯語受漢語影響的程度等諸方面也可以印證壯語在歷史上吸收了大量的漢語量詞（覃曉航 2008）。

4. 辭彙特點

4.1. 同源詞

即使諸漢藏語言之間有大量的借貸辭彙，但是各語族語言間存在基於發生學關係的同源詞仍然是無可置疑的，並且漢藏語的發生學關係還應從傳統的漢語、藏緬語、侗台語、苗瑤語擴大到可能涵蓋南島語和南亞語的華澳語系（Chinese-Austro）範圍（鄭張尚芳 2003, 2005, 2008, 2012，潘悟雲 1995, 2007b，吳安其 2002, 2004, 2009，金理新 2000, 2003, 2008, 2012 等）。各位學者引證同源詞詞例的條目和數量及語音對應的嚴寬程度儘管不完全相同，但是基本可以形成這樣的共識，即東亞諸語群之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源詞，同時也有借詞，各語族之間不是傳統上認為的那樣非此即彼的簡單模式，而是既有同源又有接觸的關係。

例如金理新（2012）對漢、藏緬、苗瑤、侗台、南島諸五大語群代表性語言核心詞（以 Swadesh 的 100 核心詞為基礎並略做加減）的系統比較，五個語群 98 個核心詞同源對應詞數如下表（因有同義詞，所以同源詞數可多於 98 個）：

語言群體	漢語	藏緬語	苗瑤語	侗台語
藏緬語	124			
苗瑤語	19	26		
侗台語	30	20	22	
南島語	49	34	46	109

因此可以說明，東亞諸語群之間既有同源詞，也有借詞，傳統上非此即彼的譜系分類模式並不適用於東亞語言的語源關係，這些分佈廣泛的語言之間應該是既有同源又有接觸的關係。當然具體語族之間的同源程度和接觸程度是不一樣的，例如漢語和藏緬語、侗台語和南島語之間的同源詞明顯多於與其他語言之間的同源詞，苗瑤語中主要是早期漢語借詞，而侗台語中主要是晚期漢語借詞。

有些核心詞在幾大東亞語群中普遍有共同的詞源，例如語詞“死”，表現出漢語 *m-sirʔ、藏緬語 *syi~a-syi、苗瑤語 *di^c、侗台語 *tj~m-tj、南島語 *ma-tj 這樣高度一致的語源關係；而有些語詞通過歷史比較，可證明其非常古老的詞源關係，如語詞“電（閃電）”，藏語 glog “閃電”可與漢語 *s-luuk “爍”對應，藏緬語 *lyap “閃電”、苗瑤語 *lep “閃電”、侗台語 *lap “閃電”、南島語 *lap “閃電”均可與漢語 *lyep “熠”有對應關係；還有些詞則呈多源對應的關係，如語詞“睡”，漢語 *mit “寐”對應藏緬語 *r-mit “睡”，漢語 *min “眠”對應藏緬景頗語 myen~mye “睡著”，漢語 *ʔip “翳”對應藏緬語 *ip~yip “睡、隱藏”，漢語 *buk “伏”對應苗瑤語 *pu^c “睡”，漢語 *k-dor “睡”對應南島語 *tidur “睡”，漢語 *ɲor “臥”對應苗瑤語 *ɲu “睡”，漢語“寐、眠、翳、伏、睡、臥”等近義詞實際對應於不同語族同源詞，也可說明漢語辭彙的多源性及其中介語的地位。

4.2. 複合詞

現代漢語以詞根複合為主要構詞方式，相比之下，漢藏語系民族語言雖然也有不少複合詞，但是沒有漢語豐富，甚至漢藏語的複合詞可能是受漢語影響而產生的區域性辭彙特徵。

複合詞來源於短語的辭彙化，但是漢藏民族語言來說，複合詞源於短語的辭彙化程度並不高。這是因為對於綜合型的藏緬語來說，實詞在句中都有形態，短

語和複合詞形態迥異；對於分析型的侗台語、苗瑤語來說，實詞在句中沒有形態變化，單音詞仍占多數，所以單音詞的組合粘著度不如漢語，仍可視為短語。

漢語產生大量複合詞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漢語句法結構和複合詞結構具有很高的 consistency。即各類短語詞之間和複合詞根之間有以下整齊的對應關係。

短語	複合詞
並列短語	聯合式複合詞
修飾短語	偏正式複合詞
支配短語	動賓式複合詞
補充短語	述補式複合詞
主謂短語	主謂式複合詞

漢藏民族語言的句法結構與漢語既有共性，也有差異，因此複合詞的結構也會受到語言句法結構的制約。句法結構的並列、偏正關係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因此聯合式和修飾式複合詞各種語言都有；動賓、述補、主謂關係的句法結構因動詞形態變化及語法化程度不同，不同語言差別較大，因此支配式、補充式、主謂式複合詞在不同語言中分佈不普遍，有些語言甚至沒有。

(1) 聯合式複合詞

由於語法、語義、語序的制約條件最少，因此是最典型的複合詞，在漢藏語系各語族中的一致性也最強。

區分並列短語和聯合式複合詞有時要靠韻律特徵。例如藏語拉薩話並列短語讀本調，聯合式複合詞要變調（胡坦 1986）。

並列短語（讀本調）	聯合式複合詞（讀變調）
ra ¹³ 山羊 lu ¹³² 綿羊	ra ¹¹² 山羊 lu ⁵² 綿羊→羊類
sa ⁵⁴ 土 tɕhu ⁵⁴ 水	sa ⁵⁵ 土 tɕhu ⁵⁴ 水→水土
ta ⁵⁴ 馬 tʂhe: ¹³ 騾	ta ⁵⁵ 馬 tʂhe: ⁵⁵ 騾→騾馬
ɕa ⁵⁴ 肉 ma: ¹³ 酥油	ɕa ⁵⁵ 肉 ma: ⁵⁵ 酥油→肉、油
ta ¹³ 箭 ɕu ¹³ 弓	ta ¹¹² 箭 ɕu ⁵⁴ 弓→弓箭
lu ⁵⁴ 魯體歌 ɕeɽ ¹³² 諧體歌	lu ⁵⁵ 魯體歌 ɕeɽ ⁵⁴ 諧體歌→歌曲

(2) 修飾式複合詞

一般為名詞性詞根的複合，不同語族這類複合詞的語序也偏正短語的語序一致。

(3) 支配式複合詞

也與語族的 VO 或 OV 語序保持一致，但是此類結構由於動詞“能參與句法層面的操作”，因此綜合型的藏緬語很少用孤立的動詞加賓語構成複合詞，只有動詞沒有形態變化的分析型的彝緬語和侗台、苗瑤語才可以出現支配式複合詞。

藏緬語謂語動詞有附加詞綴或虛詞的形態變化，和侗台苗瑤語直接用孤立的動詞短語做謂語明顯不同；而充當主語、賓語時動詞短語有名詞化的標記，因此藏緬語的動賓短語和支配式複合詞從形式到功能都有較大差異。

(4) 主謂式複合詞

藏緬語與動賓結構類似，藏緬語主謂結構的句法成分（主要是關係定語從句）通常也有形態的變化。

如景頗語：naŋ³³ 你 khaʔ⁵⁵ 刻 mā¹ltsiŋ³³ 記 ton³¹ 擱 ai³³ 名詞化標記 kha³³ 記號 你刻的記號

所以只有動詞沒有形態變化的彝緬語才有形式一致的主謂短語和主謂式複合詞。

侗台語和苗瑤語的動詞在構詞和句子中的形態完全相同，所以主謂短語和主謂式複合詞沒有任何差別，但是由於主謂短語和主謂式複合詞分別是語法化和辭彙化程度較高的結構，因此在侗台語和苗瑤語中都不太常見。

(5) 述補式複合詞

“述補結構”（指“述語”和“結果補語”）是漢語特有的句法結構，在民族語言中通常用其他的結構表示漢語的述補結構。漢語的“述補結構”和“補充式複合詞”也分別是高度語法化和辭彙化的結果，因此漢藏民族語言二者都比較缺乏。

藏緬語沒有類似現代漢語那樣的動詞 + 補語的“述補結構短語”，相當於動詞 + 結果補語的結構一般用連動結構、動詞使動態、動詞完成體等格式表達。

藏緬語對應於述補結構的連動結構如：藏語 kha⁵²laʔ⁵² 飯 seʔ¹³² 吃 tsha⁵⁵ 完（吃完飯）；普米語 tʃhuu⁵⁵ 槍 tʃha⁵⁵ 打 gu¹³ 助詞 tsiē⁵⁵ 准（槍打得准）；景頗語 pǎ³¹oŋ³³ 衣服 kaŋ³³ 扯 tʃe⁵⁵ 破 kau⁵⁵ 拋棄（扯破衣服）；獨龍語 mu³¹lǒŋ⁵³ 路 a³¹zǎp⁵⁵ 修理 tɔn⁵⁵ 成（修好路）。

對應於述補結構的動詞使動態如：載瓦語 va^{31} 竹子 le^{55} 助詞 pat^{31} 打 koi^{55} 使彎 pe^{51} 了（竹子被打彎了）；景頗語 $khji^{33}$ 他 ma^{31} 小孩 $n^{33}tai^{33}$ 這 $tʃa^{1}su^{31}$ 使醒 $nu^{55}ai^{31}$ 助詞（他把這小孩喚醒了）。

侗台語和苗瑤語補充式複合詞也較少，是因為漢語語法化程度較高的“動詞—結果補語—賓語”述補結構在侗台語中仍保留“動詞—賓語—結果補語”的語序。如：壯語 dam^1 種 na^2 田 sai^7 完（種完田）；傣語 ju^2 射 se^1 老虎 tai^1 死 to^1 一 nuu^6 只（射死一隻老虎）；侗語 $sət^7$ 掃 jan^2 屋 wo^1 乾淨 la^4 了（屋子打掃乾淨了）；水語 pan^2 磨 $ljem^4$ 鐮刀 he^4 使 tau^6 快（把鐮刀磨快）；苗語 naj^{55} 吃 ka^{35} 飯 $ɬu^{11}$ 完（吃完飯）；瑤語 hop^7 喝 tiu^3 酒 $qjwin^1$ 醉（喝醉酒）。

漢藏民族語言複合詞不發達的原因還與複合詞的韻律類型和辭彙化程度不高有關。

韻律方面，漢語複合詞要求：1）“一個雙音節短語變為雙音詞之後，後一個音節往往會發生輕化”；2）“雙音節音步”，即雙音節短語有辭彙化為複合詞的傾向（董秀芳 2011）。詞中有輕聲音節和詞的雙音節音步傾向都不是漢藏民族語言的韻律特徵，因此限制了產生複合詞的條件。

辭彙化方面，漢語複合詞要求：1）“中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2）“句法規則不涉及詞的內部結構，也就是說詞的組成成分不能參與句法層面的操作”（董秀芳 2011）。侗台語和苗瑤語單音節詞和詞根高度統一，詞根組合相對鬆散；藏緬語短語中的動詞通常要服從和參與句法層面的操作，因此所謂動賓式、述補式、主謂式複合詞在這類語言中幾乎未見。

4.3. 連綿詞

這類詞主要存在於侗台語族語言，藏緬語和苗瑤語較少。總體上少數民族語言由雙聲疊韻構成的聯綿詞要比漢語少得多。

漢語、侗台語、苗瑤語屬單音節詞素型語言，因此雙音節單詞素的聯綿詞與辭彙的音節類型不符，是這類語言雙音節單詞素的聯綿詞數量有限且不具有能產性的原因。而藏緬語不僅雙／多音節詞豐富，並且還保留豐富的複輔音，因此也不會有許多聯綿詞。

藏緬語雙音節詞較多，且其中不乏同聲母或同韻母的雙音節詞，但是由於許多為形容詞、動詞去掉後綴的詞根重疊，類似原詞狀貌語法義的變化，因此不屬嚴格意義上的聯綿詞。

如藏語 *nag-po* > *nag nog* 色澤褪變、黑垢斑斑、污點眾多貌，*thar-ba* > *thar thor* 疏疏落落、零零落落、稀疏不密狀，*kyong-po* > *kyang kyong* 坑坑窪窪、高低不平狀，*rkyong-ba* > *rkyang rkyong* 懶洋洋、萎靡不振貌（施向東、王用源 2009）。

藏緬語雙音節詞和複輔音詞多與漢語等單音節詞相對應，因此複輔音單音節詞是衍生雙音節聯綿詞的重要通道之一（董性茂、賈齊華 1997）。以下是古漢語雙音節聯綿詞與漢藏民族語言複輔音單音節同源詞對應情況舉例（徐振邦 1997）。

漢語聯綿詞

分離：批離、霹靂等

青色：滄浪、蒼狼等

頭顱：髑髏、骷髏等

昏暗：晦暈、黠闇等

圓轉：螺贏、骨碌等

風：字纜、焚輪等

水湧：沕涌、淖涌等

坑穴：坎窞

民族語言同源詞

分：藏文 *nbral*、緬語 *pra*、景頗語 *bra*、苗語 *phlua*¹、
瑤語 *phla*²、壯語 *plak*⁵、泰語 *plak*⁷

青色：原始藏緬語 **s-riŋ*

頭：藏文 *klad*、達讓語 *klu*、仡佬語 *klo*、泰語 *klau*

黑：壯語、傣語 *ʔdan*¹、黎語 *ʔdom*³、水語 *ʔnam*¹

圓、卷：藏文 *gril*、壯語 *klian*³、瑤語 *klun*²

風：彝語 *brum*、朝鮮語 *palam*（古漢語借詞）

水溢：藏文 *brub*、泰語、傣語 *lon*⁴

山洞：壯語 *kha:m*³、傣語 *tham*³、水語 *qa:m*¹

漢藏語多有四音節（格）詞，產生四音格詞的基本條件與單音節韻律和形態簡化有關。

1. 漢藏語典型的單音節性和韻律手段

由於漢語的韻律單位是音步，一個自然音步是兩個音節，因此雙音節詞構成漢語的基本韻律詞，所以雙音節複合詞特別豐富，雙聲疊韻等雙音節單純詞也與韻律有關。如果根據構詞的需要（如構造詞的生動形式）而加長詞的音節，只能按音步增加而不是按音節增加，四音節詞則是雙音步韻律詞（或雙韻律詞）的必然選擇，因此可以解釋為什麼漢語多有四音格詞和四字成語（馮勝利 1996, 1998）。漢語和民族語言四音格詞雖然有 AABB、ABAB、ABAC、ABCB、ABCD 等不同格式，但是幾乎都是兩音節加兩音節的雙音步韻律詞，即使像“一衣帶水”、“副總經理”這樣 3+1 或 1+3 音節的成語或短語，也要讀成 2+2 的雙音步詞。因此民族語言中也只有在單音節型的侗台、苗瑤和彝緬語中會產生較多的四音節（格）詞。

2. 缺乏形態手段的分析性語言

漢語乃至整個漢藏語的音節結構有逐漸簡化和縮短的趨勢。上古漢語有複輔音和濁音聲母，有複雜輔音韻尾，無聲調；演變的趨勢是複輔音和濁音聲母消失，複雜輔音韻尾簡化，出現聲調，整體音節縮短。“韻尾輔音的消失，直接導致了韻素音步讓位於音節音步的結果”；同時，複雜音節也是形態豐富語言的語音類型，因此音節簡化和縮短不但是語音類型的變化，也表現為從形態豐富語言的綜合型語言向缺乏形態的分析型語言的演化。“音節的簡化、聲調的出現、雙音步的發展，三者依時而進、並肩發展”導致語音和語法類型的共變（馮勝利 2000）。

參考文獻

- 車謙。1981。從 gcig 談起——關於古藏語聲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氣和不送氣問題。《民族語文》第 2 期，頁 36-39。
- 董性茂、賈齊華。1997。聯綿詞成因推源。《古漢語研究》第 1 期，頁 61-72。
- 董秀芳。2011。《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馮勝利。1996。論漢語的“韻律詞”。《中國社會科學》第 1 期，頁 161-176。
- 馮勝利。1998。論漢語的“自然音步”。《中國語文》第 1 期，頁 40-47。
- 馮勝利。2000。漢語雙音化的歷史來源。《現代中國語研究》第 1 期，頁 123-138。
- 馮蒸。1984。試論藏文韻尾對於藏語方言聲調演變的影響。《西藏民族學院學報》第 2 期，頁 35-54, 78。
- 格勒。1985。略論藏語輔音韻尾的幾個問題。《民族語文》第 1 期，頁 33-41。
- 洪波。2012。漢藏系語言類別詞的比較研究。《民族語文》第 3 期，頁 3-15。
- 胡坦。1986。藏語並列式複合詞的一些特徵。《民族語文》第 6 期，頁 13-19。
- 黃布凡。1997。原始藏緬語動詞尾碼 *-s 的遺跡。《民族語文》第 1 期，頁 1-7。
- 黃行。2008。東亞語言的聲調形式與對應現象。收錄於周慶生主編：《中國民族語言學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13-225。
- 金理新。2000。論形態在確定漢藏同源詞中的重要作用。《民族語文》第 3 期，頁 41-49。
- 金理新。2005。漢藏語完成體的尾碼 *-s。《民族語文》第 2 期，頁 1-6。
- 金理新。2012。《漢藏語系核心詞》。北京：民族出版社。
- 梁敏、張均如。1993。侗台語族送氣清塞音聲母的產生與發展。《民族語文》第 5 期，頁 10-15。
- 梁敏、張均如。1996。侗台語量詞的產生與發展。收錄於梁敏、張均如著：《侗台語族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876-891。
- 梁敏。2007。再論侗台語送氣清塞音的產生。《民族語文》第 3 期，頁 28-30。
- 羅美珍。2007。漢、侗一泰、苗一瑤語聲調和量詞產生發展的相同過程。《語言科學》第 6 期，頁 36-43。

- 潘悟雲。1995。華澳語系假說的若干支持材料。《中國語言學報》增刊，頁 113-144。
- 潘悟雲。2007a。上古漢語的韻尾 *-l 與 *-r。《民族語文》第 1 期，頁 9-17。
- 潘悟雲。2007b。從幾個詞語討論苗瑤語和漢藏語的關係。《語言研究》第 2 期，頁 1-9。
- 施向東、王用源。2009。藏語聯綿詞構詞研究。《南開語言學刊》第 2 期，頁 74-80。
- 石毓智、李訥。1998。漢語發展史上結構助詞的興替——論“的”的語法化歷程。《中國社會科學》第 6 期，頁 165-180。
- 孫宏開。2001。原始漢藏語輔音系統中的一些問題。《民族語文》第 1 期，頁 1-11。
- 覃曉航。2008。壯語量詞來源的主管道。《語言研究》第 1 期，頁 121-126。
- 吳安其。2002。苗瑤語核心詞的詞源關係。《民族語文》第 4 期，頁 1-11。
- 吳安其。2004。侗台語中的南島語詞。《南開語言學刊》第 2 期，頁 64-72。
- 吳安其。2009。侗台語的發生學關係。《語言研究》第 4 期，頁 13-30。
- 徐世璿。1995。緬彝語言塞擦音聲母初探。《民族語文》第 3 期，頁 65-70, 78。
- 徐振邦。1997。聯綿詞的一個重要來源——複輔音聲母的分立。《社會科學戰線》第 5 期，頁 204-208。
- 游汝傑。1982。論台語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民族語文》第 2 期，頁 33-45, 48。
- 張均如。1983。壯侗語族塞擦音的產生和發展。《民族語文》第 1 期，頁 19-29。
- 張琨。1976。原始苗語的聲母。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編：《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第 2 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研究室，頁 28-49。
- 鄭張尚芳。2003。漢語與親屬語言比較的方法問題。《南開語言學刊》第 1 期，頁 1-10。
- 鄭張尚芳。2005。漢語與親屬語同源根詞及附綴成分比較上的擇對問題。收錄於王士元主編：《漢語的祖先》（*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李葆嘉主譯）。北京：中華書局，頁 442-462。
- 鄭張尚芳。2008。漢語藏語古元音三角韻字在苗瑤、侗台語言的對應。《南開語言學刊》第 1 期，頁 1-5。
- 鄭張尚芳。2012。華澳語系“子、婿”與漢語的對當詞根。《民族語文》第 4 期，頁 55-56。
- Haudricourt, André-Georges.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越南語聲調的起源) (馮蒸譯)。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編：《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第 7 集）（1986）。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研究室，頁 88-96。

The Common Feature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Xing Hu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recent studies made by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re-examines the common features shared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 article reveals that, although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have many borrowed words, they also contain original cognate words each other.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shows that this language family should not only include the traditional subordinate groups such as Chinese, Tibetan-Burmanese, Kam-Tai and Hmong-Mien, but also expand to cover Austronesian and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Chinese-Austro languages. In addition, language areal features, which result from linguistic universals and language contact, are other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ommon features. In a sense, 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Sino-Tibetan languages are the manifestation of a geographic, rather than a genetic language community.

Keywords

Sino-Tibetan languages, linguistic universals, language areal features